



投稿邮箱: xzfhwxds@163.com

扫码关注“徐州放鹤亭”微信公众号

放鹤亭 | 文学

徐州日报 08
2025年12月25日 星期四
责编:张琦 美编:范聰 校对:戚妍娜

澳门作家看徐州

想象一座城名叫徐州（组诗）

◎吕志鹏

■作者简介

吕志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作家专委会委员、澳门笔会会员。曾获澳门文学奖、澳门中篇小说奖、香港青年文学奖等。曾出版小说集《期限》、新诗集《黑白之间》、散文集《守望》、研究集《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绘本集《去茶楼》等。

徐州博物馆：大汉的回响

在玻璃展柜的冷光里

汉画像石

睁开眼

那些车马、宴饮，以及征战纹络
仍微微地在石面上呼吸

这里如同

人与铁与火熔铸后的青铜鼎

铭文笔画是两千年来的

锈绿荡开的皱纹

一个人走了就走

但留下的每一道刻痕

都藏着那古徐州的心跳

偏群肃立

可他们在静默里

却存有某种喧嚣

像强凋现在看似相同的黄

从前原本曾有着红与黑的坚持

侍从持纛，武士按剑

陶土身躯或歪斜，甚乎倒下

但余光仍驮着不朽的魂魄

我伸手，尝试触摸

但玻璃的凉

像极历史皮肤

思绪被阻隔后仍缓缓地切回过去

那些深埋地下的故事

现在正哇啦哇啦地

从展柜里涌出

如是者，那玉璜的弧度

继续还是那古徐州的月

或温顺或细腻

却都不足以形容

那年那月先民手舞足蹈的祈愿

我继续在展厅里行走

忽然想起有个叫梦的地方

即使洄渡亦无法到达

但依稀仍能记起

其名曰汉

那大概是一种刻在记忆里的

血脉惯性

戏马台：英雄的余响

力拔山兮气盖世

我像一个酷爱超人故事的小听众

随声而来

这里高台垒土

那是项王昔日的棋盘

碎石泥路的褶皱

尽藏那些楚歌韵脚

秋风掠过

荒草伏低

都似在聆听

那匹战马两千年前的嘶鸣

登台远眺

徐州城尽收眼底

可已再见不到丝毫楚气

与刀枪剑戟

换来的却是那些高楼大厦

缓缓唱起，新的楚歌

那尊项王雕像

风过处衣袂翻飞

他的眼神里

仍有乌江的风

轻埋着

英雄之梦

而我则想问

英雄何在？

孩童可不管这些

他们还欢快地在小路上奔跑

笑声清脆

惊飞了几只麻雀

也惊落了几片楚甲

在戏马台深处

砰砰啪啪散落一地

而我则又再重复一遍我的问题

云龙湖：水的清响

湖水浩渺

是东坡先生的墨

在徐州城中

晕开的一片澄澈

柳条垂钓千年时光

突然

一只鸟就这样不经意地斜切开了湖面

同时也划破了平静

因此

虚与实之间 从此出现了界线

人生头一回觉得

月亮必须要升起

全国要应和明月几时有的期望

游船在湖中游弋

正积极打捞整座彭城的月光

作为旅客

我们则负重前行

赶去观赏那场早在宋代约好的表演

演员的大水袖

甩着宋代的风

同时连带先生为徐治水的故事

已尽可能简洁地

写在每滴水里

船上的夜晚

所有节奏刚好都

很慢很静

在湖中央

整个慢静之夜

又是

另一种

分不清古今的不朽

父亲的荣光

◎程立群

是忍不住，搬来凳子，摸出了那个用旧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东

西。揭开一层层的报纸，是一本深红色的绒面证书。上面烫金的字，如今已记不真切，只模糊地留着“一等奖”的印象。而我全部的心神，刹那那间被证书旁的一样东西夺了去——那是一只“咏梅”牌的袖珍收音机，小得能被我完全攥在手心，还配着一副黑色的耳机和两节五号电池。我几乎是颤抖着装上电池，塞上耳机。当开关推上的那一瞬，一个陌生的、激昂的声音猛地撞进我的耳膜，正在讲着《八大锤大闹朱仙镇》的岳飞故事。我吓得差点将它扔出去，心口怦怦直跳，那小小的匣子里，竟藏着另一个喧嚣的世界！

这神奇的物什，从此成了我最大的秘密。我把它藏在书包里，带去学校。在放学路上，在田埂边，听得如痴如醉。我沉醉于杨家将的忠烈、隋唐英雄的豪迈，却从未想过，这收音机为何会出现在父亲的奖品里，那消耗得飞快的电池，他又是如何一次次默默补上。父亲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用他特有的方式，纵容着我对他的世界的无心闯入。

后来我才将这收音机与另一件事联系起来。那段时间，父亲下班后比往常更忙，晚饭后总不见人影。母亲说，他是在推广什么“无籽西瓜”，挨家挨户去说，却没人信他。“西瓜怎么会没籽？那不是成了怪胎？”村里人笑着摇头。父亲磨破了嘴皮，也推不开一扇信任的门。他没了法子，最后竟“逼”起了自家人。他做通了母亲的工作，硬是在那十几亩地里，划出几亩，种下了他那“不靠谱”的西瓜苗。

瓜熟蒂落时，竟真成了我们村的一桩奇事。那西瓜切开，瓤红籽少，甜得粘手。我和母亲拉着一车西瓜去邻村换粮食，车还没停稳，便被围住了，一车瓜很快换回满满一车

一弯寿人眉

◎吕峰

中国人对寿命的说法极为智慧，有而立、不惑、花甲、耳顺、古稀、朝杖、耄耋、期颐之年等。对长寿老人亦有特殊称谓，有喜寿、米寿、白寿、茶寿之说。七十七为喜寿，因草书喜字看似七十七；八十八为米寿，因米字可分解成八十八；九十九为白寿，因百字少一横即为白字；一百零八为茶寿，茶字的草头代表二十，下面是八和十，一撇一捺又是一个八，加在一起即一百零八。如果用一种茶来代表茶寿，寿眉是当仁不让的。

在福鼎等地，寿眉被称作粗茶婆，也是茶农的口粮茶。名字虽有些简陋，却更贴近生活，体现的是对生活的热爱，是寻常百姓居家过日子的悉心料理。冲泡亦简单，对人、对水、对器、对火、对时间，无任何讲究。抓一把茶叶，往茶罐或茶壶里一扔，注入沸水即可，上山归来，下田归来，探亲归来，访友归来，猛喝一气，神清气爽。我觉得这般喝茶才得茶之真味。

“山中无岁月，寒尽不知年。”此为吴昌硕所言。其实不然，山里人家最懂得节气，最懂得顺时而活。节气是农时农事的依据，亦是寻常烟火遵循的法则。什么季节做什么，什么季节种什么，什么季节吃什么，什么季节喝什么，都是有讲究的，甚至早在百年、千年前，前人即有了明确的安排，且约定成俗传了下来。山里人过日子，以乡风民俗、人情世故为背景，缠绵、淳朴、厚实。

看山里人家的生活，我觉得他们是真正的隐士，居于山之野，居于水之湄，耕作，喝茶，种花，过活。春日，要吃春尝鲜，一颗笋、一把蕨菜，都可咀嚼半天。苦夏，各种瓜果梨桃，轮番上场。秋风渐起，要贴秋膘，杀鸡宰羊，把酷暑里失去的“膘”补回来。北风一起，即开始买肉、买鸡、买鸭、买鱼，烹制腊味，待到一场雪至，即躲于屋子里，吃吃喝喝，不闻窗外琐事。

小麦。那一刻，我看着母亲脸上久违的轻松，忽然模模糊糊地觉得，父亲伏在案头写的画的，或许不只是些无用的纸片。

第二年，不用父亲再登门，种瓜的人家就主动寻了来。再后来，推广甜菜、烟叶，乃至换一茬麦种、玉米种，大家都认准了父亲。我那时才渐渐明白，他墙上那些彩色的纸条，他藏进衣柜的奖状与收音机，大约都与他让土地多产出的这些努力有关。作为一名农业技术员，他是在用沉默的执着，与土地和庄稼打着交道，也试图改变着靠土地吃饭的人的命运。

我曾以为，来日方长，总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问问他，那些年他独自推广新技术时，可有过委屈？那张奖状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我想告诉他，我后来才懂了那台收音机的分量。可是，命运却没有给我这个“总有一天”的机会。四十九岁，正当盛年，一场脑梗便将他言语和行动的闸门猛地拉下。他困在了自己的世界里，那些我未曾问出口的问题，和他未曾讲述的经历，都成了永久的沉默。

如今，我努力地在记忆的碎片里拼凑他工作时的样子，却只有一个模糊而高大的背影。他像旧时光里一座沉默的钟，我们只享受它报时的悠扬，却从未关心过内里齿轮如何精密地咬合运转。直到钟声哑哑，才在空旷的寂静里，蓦然发觉，那曾是我们世界里最安稳、最坚实的底座。父亲，我曾离你的世界那样近，现在却又离得那样远，远到当你沉默时，我才开始读懂你的光荣与孤独。这无从弥补的遗憾，比记忆里任何一次对零食的失望，都更深，更重。



浮世杂拾

寒风起，宜晒太阳，也宜在阳光下喝一壶陈年寿眉。晚年的祖父，沉默寡言，除了和儿孙们亲近外，阳光、阳光下的躺椅，躺椅前的茶盘，就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或者说余生之全部。喝茶之余，祖父喜欢发呆，有时昂首望天，望着天上的流云清风，也望着来来往往的鸟儿；有时垂着头，什么也不说，似乎真是太累了，对日子无话可说，仿佛一座岁月铸成的雕像。

阳光下，祖父放松了全身的筋络，抛开了所有的思绪，眯起眼，打起盹。花白的头发，花白的胡子，在风中舞动，如童话故事里的姜子牙。有时，祖父的老兄弟们来找他聊天，内容是有一搭无一搭的，甚至各说各的，说够了，说畅快了，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向家走去。

祖父好晒暖，祖母亦不例外，不过祖母不像祖父那般惬意。祖父时不时地呷一口茶，或拿出蝈蝈葫芦把玩一番；祖母则边晒太阳边忙手中的活计，或腌萝卜干，或缝虎头鞋。祖母腌的萝卜干是五香味的，在快腌制好时，用辣椒粉、五香粉揉搓，可直接食用，嚼起来麻辣又回香，撩人食欲，极受村里人推崇，常有人来讨教其中的诀窍。祖母做的虎头鞋也是如此，在村子里占有一席之地。谁家要是再添丁的喜事，多请她缝个虎头帽、虎头鞋之类的，以期孩子能虎头虎脑、壮壮实实地成长。

被时光浸润，被岁月滋养，年年不同味，杯杯不同香，此为寿眉之魅力。其实，茶如其名，寿眉，像温和宽厚的长者，总是笑咪咪地看着你，让你以闲适之心看四季流转，与万物相生、共荣。



人间有味